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邴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馮克翚

謄録監生臣董　誠

慈湖詩傳卷九

宋 楊簡 撰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是詩士樂秦國之盛說秦君之優禮願仕其國而不去之也而毛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

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失詩人之情矣鄰鄰言車之多若居室之比鄰白顛毛傳曰的顙也寺人内小臣也君子謂秦君也士自他國而至秦未見秦君則有寺人司傳報之事使寺人傳告焉令使也爾雅釋地云下濕曰隰又云陂者曰阪郭璞云陂陀不平陂即坡字小雅正月云瞻彼阪田坡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漆可以為器用栗可以充籩實桑可以蠶楊可以矢釋木云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

車如此盛馬如此美漆栗桑楊咸可食用樂秦之盛
姑舉其大旣見秦君燕禮相好並坐鼓瑟情親禮優
若朋友然故士樂為之臣曰今者不於此樂焉止焉
苟逝往他國必其耋老而已矣不復有過於秦者矣
不復得志老且死亡矣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云長
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世本曰庖犧作五十
絃黃帝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禮舊
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

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𪔣也頌琴長七尺
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樂記云清廟之
瑟朱絃而疏越越瑟底孔也篃釋見王風君子陽陽
周易離卦云大耋之嗟
四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
鸞鑣載獫歇驕
碩補音常約切大也禮記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太元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說文以石得聲漢石顯傳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㧞蒲末反輶由九反又音由

毛詩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公得士民之歡心而後有是詩也而序不及之毛傳曰鐵驪阜大也孔甚也阜壯盛也孔疏云檀弓云夏后氏尚黑色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內轡納之于觼

故在手者惟六轡爾公之媚子當是公之子媚者美稱也毛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鄭箋云奉時辰牡者謂虞人也孔疏云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鄭箋云拔括也毛傳曰閑習也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今從釋文作歇驕爾雅狗屬長喙獫短喙猲獢鄭箋云

置鸞於鑣異於乗車也孔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

經解注引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

傅篇文與韓詩説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載毛氏二説謹按

六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商頌烈祖箋

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朱曰

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廣韻云鑣馬銜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驅補音周官驅逆之車蕭該漢書音義驅駈皆居懼切班固東都賦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鶩

蔡邕釋誨驅與數與路叶嵇康賦驅與赴叶黄香九
官賦驅與御叶簡謂輕懼切𪗇音尹鋈音沃𣬛之樹
反　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之從戎閔而思之因叙車
馬之詳不以敗聞故其辭平衛宏不熟觀本詩情旨
旁求外説贅矣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
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
閔其君子焉惟此閔其君子為得其情夫婦至情奚
勞勉强而宏曰能亦非也夫婦正情天地大義人皆

有是正情而自不知其與天地為一此固非宏之所知也故雜推外説滋惑人心毛傳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録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録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孔疏云俴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為然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葢以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輈者轅也五楘梁輈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為文章歷録然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之上而衡下句

之如屋梁之隆起輈即輈故曰梁輈而孔疏謂衡則
横居輈下如屋之梁非也今屋有衡平横其前惟梁
隆起此曰梁輈不曰梁衡孔疏之差於是益明五束
施於如屋梁隆起曲處防木理之斷折也故曰五楘
梁輈毛傳曰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
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
金也續續靷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
左足白曰馵孔疏云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

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考工記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註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按原本牝誤作牡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則大車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註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考工記又説車人為

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鄭司農云斧柯因以為度鄭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疏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下繫于軫當服馬之脅愛

愼乘駕之具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横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靷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何則此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别為二靷以引車故云按原本故云二字脱哀二年左傳稱郵無卹說已之御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是横軌之前别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令俗

以鍚鋈鐵為飾鍚亦白亦金類未必皆銀也劉熙釋
名云鋈沃也續續靷端也文茵虎豹皮之屬馬之雜
色有文者名騏詳釋見曹風鳲鳩易震為馵足釋畜
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
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惟馵後左脚白者直名馬馵地
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秦戎之郊
多板屋𡖖念君子從戎今在板屋思君子溫和如玉
而今遠役亂我心曲心之深曲處也六轡釋見駟鐵

毛傳曰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
驂兩騑也孔疏云若身鬣俱赤則為騂馬車駕四馬
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爾雅云白馬黑
喙曰騧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說文云黃馬
黑喙曰騧驪鐵也色黑如鐵駟鐵毛傳曰鐵驪毛傳
曰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孔疏云盾以木為
之軜驂内轡也箋云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于
軾前孔疏云驂馬内轡之末鋈金以為觼軜之於軾

前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是轡當繫之驂

馬内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内轡繫於軾前毛傳謂

在敵邑未必然邑者君子所居之邑也婦人雖因君

子遠役而思其未從戎而在邑之時温温然和也思

念之及此方今以何為期言何日可歸也胡然者言

胡為若是也言何故而興戎也我念之焉念其君子

也毛傳曰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

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

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蒙伐方言云盾關東或謂之瞂毛傳曰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孔疏云以竹為閉置于弓隈然後以繩約之俴駟是用淺薄之金以為四馬之甲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

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當有錞也彼註云鋭底曰鐏平底曰錞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註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别名也膺胷也鏤膺是馬帶若今之鏤 胷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註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胷異也然膺亦近腹矣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

有韔註云韔弓槃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
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一名韔也考工記弓
人註云紲弓韔也詩言金路皆云鉤膺婦人思念其
夫遠行或寢或興勞勤道途又思其德性厭厭靜善
其德音又秩秩皆善秩秩猶每每不一也愛而念之
故思及此毛傳曰厭厭安靜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爾雅釋草云蒹薕葭蘆郭云蒹似萑而細髙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可食牛葭可以為薪為薄夫蒹葭易生之草彌望無際蒼蒼其盛及白露凝焉而為霜則所謂蒼蒼者黄而衰矣喻秦國雖盛有以害其盛矣所謂伊人以道德自重不肯自至秦不得斯人而用

之實為疵其所以不能致伊人者有小人在側歟德禮之未至歟雖盛而衰必有以害之歟毛傳衛序雖穿鑿無取然咸以禮為言序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得非古說譏秦不能以禮致賢歟古說久而浸失故毛傳穿鑿歟然考本詩白露為霜未晞未已之意殆有失德小人在側故賢者不肯至歟逆流而上曰遡洄流洄曲行陸以從之而道阻且長游者游於水中而從之而伊人在水中央凡是皆形容伊人不肯自至

之意躋升也升則勞而難右亦言回曲之意湄者水
涯微曲如眉緐涘者水之涯涘方舟以濟之地緐坻
小渚沚亦同亦猶中央淒淒者衰之初采采者人采
取之多又白露未巳霜露摧之其衰甚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
君也哉終南何有有屺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裘補音渠之切易林剥之巽曰蔡侯兩裘久苦流離

大過之困曰送我貂裘與福載來來陵之切説文以求得聲曹大家東征賦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古求亦渠之切圮音起或作紀　秦君至周之終南終南之人感秦君之德愛而説之作是詩也周人作之秦人歌之得是詩於秦𡚶孜之史則周平王避犬戎之難東遷洛邑秦襄公以兵送至洛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終南之人感襄

公既力戰以救周又以兵送護平王東遷念無以報之曰終南何有不過有條爾有梅爾言無以報之無以贈之也君子謂秦君也秦君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歎曰其君也哉美其儀容之盛真國君也古𢀳字亇屺者殆山之雙巄似亇𣪠按屺字從崔靈恩集注爾雅云畢堂牆李巡曰厓似堂牆曰畢終南何有有屺爾有堂爾尤言其無所有無以贈秦君也壽考祝秦君之壽也不忘不忘秦君之德也毛傳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
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一名中南也
毛傳曰條稻梅柟也釋木云稻山榎郭璞云今山楸
也陸璣䟽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爾皮葉白色
亦白材理好能溼可為棺木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
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鄭箋云渥丹赤而澤也
今俗曰紅潤考工記繢人黒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繡黻衣衣裳之總稱書言十二章黻居其末舉黻則餘包之矣故孔子曰禹致美乎黻冕亦以黻為衣裳之總稱天子與諸侯服章雖不同而皆有黻此又曰繡裳者欲明備五色之美毛詩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本詩無戒勸之意毛衛穿鑿襄公雖受逐戎有地之誓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子文公始能取其地而衛序曰能取周地非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詩序曰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本詩初無刺穆公之意按史記殉者百七十人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己也殆穆公惠愛入人之深西戎之俗以從死為常耳是詩哀三良而已矣哀三良正心也道心也故孔子取焉若是詩以殉葬為善孔子將刪去之交交其飛相交也交交桑扈亦然孔疏曰止于棘得其所今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朱曰以所見起興也盡殺曰殲言殺良人之多也百夫之防言其智勇足以護防百夫百夫之禦言其忠

勇足以當百人之敵可禦百夫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盧狄反補音歷各切說文以樂得聲左氏傳在櫟釋文書灼切輔櫟力各切漢書都櫟陽蘇林音藥簡觀風與林棣與檖不叶此則亦不必叶　毛詩序曰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傳曰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釋鳥云晨風鸇毛傳曰先君招賢賢人從之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程曰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未見君子思見君子以未得為憂憂思之中有敬心焉不敢忽易也故曰欽欽如何如何如何而今乃不然矣今忘我實多異乎昔者雖不敢明指而隱然念其先君之意可見矣憂心欽欽已上皆指先君也叢生曰苞秦人謂柞

櫟為櫟孫炎曰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毛傳謂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諸儒說皆不安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爾雅釋木云駮赤李子赤安知此六駮非赤駮之訛乎詩中字訛者亦多釋木云常棣子如櫻桃可食檖一名羅郭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夫櫟駮棣檖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昔先君未見君子憂

心靡樂如醉思見賢者其切如此如何如何而今不然也忘我舊臣蓋亦甚矣故曰忘我實多是詩與權輿相類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

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熟詳詩辭殆非追思而作者毛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爾雅釋親云母之昆弟為舅鄭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孔疏云雍在渭

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毛傳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外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孔疏云佩玉唯天子用純諸侯則玉石雜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太子奉公命而送舅所贈公贈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子者陳君也狡童維子之故褰裳子惠思我山有樞子有衣裳皆指君也毛傳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洵信也爾雅釋邱云宛中宛邱陳君雖遊蕩而

慈惠於人有情今俗語亦有此此曰信於人有情但無望爾望謂譽望謂不為人所觀仰坎擊之聲也羽翿一也舞者所持以翳身亦以指麾無冬無夏值遇其舞也缶瓦器擊之為樂今亦有之毛詩序曰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史記無所考鄭箋亦云子者幽公也毛傳曰子大夫也於此益驗衛宏作序與毛異義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

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爾雅釋木云榆白枌邢疏云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然皮白亦有無莢者榆有十種葉皆相似惟皮色白者名枌釋木云栩杼郭云柞樹邢疏云栩一名杼詩唐風云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殻為汁可以染皁或言杼斗釋訓云婆娑舞也盖舞之容也

釋詁云穀善也差擇也穀旦猶俗云好天氣晴和之旦也男子出而擇女南方原氏之女不績其麻而舞於市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陳有原氏子仲皆其著者逝往也越於也邁行也鄭箋云鬷總也欲男女合行於其所期會之處乎毛傳曰荍芘芣也釋草云荍蚍衃郭璞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又翹起陸璣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紫緑色可食微苦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悦

曰我視女之顔色美如芘芣之華女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芬香之物商頌稱𣪊假無言𣪊亦總也

毛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毛詩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

誘掖其君也毛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從容盤桓也言雖至貧陋之所亦可從容自樂也泌之水洋洋自樂雖飢不足食亦有可樂者焉齊姜姓宋子姓當是陳嘗請昏于二國二國不從陳君質弱凡百不振重以請昏齊宋不獲益沮喪無聊故詩人誘掖之歟詩意言陳國雖小亦足自立自樂奚必娶於齊宋而後能立能國鄭箋乃以食魚娶妻皆以為喻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其忠孝而已箋說非陳

君惟其懦而無志故作詩以啟之若君有必求聖臣之志則亦禹湯文武之君也豈得謂之無立志耶史記僖公無所書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毛詩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疾之為言甚矣犯矣非詩人之情也

是詩含隱不露詎敢曰疾之耶毛傳曰池城池也鄭箋云淑姬賢女也孔疏云姬姜婦人之美稱閨門之內歌笑晤言固足以深入人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笑歌晤言有以浸潤漸漬成人君之正德故以漚麻漚紵漚菅為喻晤者相語相曉諭之謂釋草云白華野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根下五寸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尤善紵字本作苧後世績苧如絲之細故作紵紵字非古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毛詩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毛傳曰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禮曰冬合男女毛傳言秋何也鄭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昏昕陰陽之交男女之義也聖王制禮寓義使人知男女之事即天地之大義易

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尸驕反訊補音息悴切按原本三字脫釋文又作誶開元五經文字誶音祟注云詩歌以誶之龍龕手鑑誶醉切亦引此詩而以訊為誶以之為止　墓死所荆棘惡木斧以斯析之梅味酸人哀則鼻酸鴞惡鳥詳味

辭旨則毛詩序言刺佗情狀著矣序又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葢罪師傅詩辭有欲殺所任邪惡之人之意斧以斯之直欲殺之欲殺所任之人則佗之罪狀亦著矣夫也不良指所任也序謂之師傅國人皆知其不良君豈不知之知之而不已乃任用之誰昔然矣言昔始用之者誰也此亦默譏先君不能去小人使傅佗致此禍也作此歌詩以告之訊告之也予我也予告之而不顧終用不良

之夫則禍敗之至也必矣顛倒禍敗之謂也顛倒時

則思予之言矣後佗益長惡數往蔡淫果為三弟及

蔡人所共殺　補音思予演女切顏師古糾繆正俗

曰予當讀如與不當讀如余詩或敢侮予將伯助予

女轉棄予楚辭目眇眇以愁予何壽夭兮在予皆無

余音鄭康成曲禮注云余予古今字非也未詳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

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毛詩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毛傳曰防邑也邛邱也苕草也侜張誑也鄭箋云旨美也爾雅釋宮云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甎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孫炎引詩中唐有甓釋草云鷊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似綬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鵲巢漸積構成之爾苕草多矣其華一色讒夫之多通為一黨似之廟中之唐以甓甃砌今俗以巧言設詐次第而至者謂之排砌此

唐𪏩之喻也鶍草雜色成文讒言排砌甚美足以動
人心似之義同貝錦詩人之所美者吾君也故曰誰
為讒言以侜誑吾君乎予心忉忉其憂也惕惕其懼
也讒言行則小人進君子退國亂且敗矣兩言旨者
讒言固令人美聽也唐風葛生亦曰予美則婦以夫
為美此則臣以君為美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
終於殺太子必有讒者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

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毛詩序曰月出刺好色也皎者光之白皦皓者月愈上而光愈盛皦佼姣同美也僚白皦懰清皦燎潔皦當月出之時見佼人之僚白人之肌體之白得月而尤白好色者悅之故其窈糾之情舒焉而不可遽得故勞心悄然窈者思之深遠也糾愁結也懮憂也入心之深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朱曰夭紹糾緊之

意　補音云古書靜躁或作⿰足參史記摻板櫪索隱音操吳谷朗碑詞名喿豹産勲齊往蹤又以參為喿二字古盖通用說文懆愁不安也慘毒也唐韻懆采老切慘七感切此詩音義皆當作懆變而為慘者傳寫之訛或二字互用故以慘為懆開元五經文字書慘為懆又云憂而不樂也呂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鄭佼人之稱雖言美好而非善之也乃詩人之鄙辭序曰刺好色是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傳曰株林夏氏邑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靈公實從南之毋淫而曰從夏南者託辭於夏南隱惡也說舍也徵舒字子南車已駕則有司請所之公曰適株林詩人曰匪適株林從夏南爾豈但詩人國人皆云乘駒易韻爾毛傳言大夫未安雖有

其事詩辭未必及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菡戶感切萏大感反枕補音知輦切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周易險以枕入于坎窞亦以枕韻窞補音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徵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

占斂切乃今音之徵轉若知輦切則差甚矣　是詩
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
泗滂沱也攷之於史則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
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
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説憂思感傷焉
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為婦人誤矣攷他詩簡兮西
方美人彼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
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

士孔子嘗咏以稱程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亦謂大夫况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子之容耶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屢攻衛序差謬不一蒲與荷生于水中至潔矣君臣俱淫餘皆從靡獨泄冶直諫此固國人之所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葢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往往或聞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不敢必也亦愛賢者不忍言殺也然審之其情狀將至於

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為百為俱廢至于涕泗滂沱

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今俗

亦曰鼻涕毛傳謂蕑蘭而蘭未嘗生於澤陂故鄭改

為蓮然改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為蕑歟荷葉與華率

相間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草云荷芙

蕖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蕑其蕸之異名歟卷者

其背豐隆外形卷彎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輾轉

亦見關雎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晏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言如膏有曜

則好潔其衣服益著矣言豈不爾思則去國之情見矣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二字宛然有刺其不能三年之意禮既祥而縞冠素紕傷時服未終而遽釋曰庶見其素冠猶之可也毛傳曰棘急也欒

欒瘠貌哀者急蹙異乎常人之舒徐也庶見棘人之欒欒而不可得也故勞心慱慱而傷悼之傷風俗之薄而亂亡之將至也詩人與同志者偕行見不能三年者相與傷悲曰且與子同歸乎素韠本常服非喪服傷彼色服故曰得見其素韠猶之可也彼色服者蓋韎韐爵韠矣如一同志也歎彼俗之不可革曰聊與子如一而已矣聊猶且也禮皮弁服素韠太古未有衣裳惟以皮蔽膝後聖雖制衣裳而不忘本始名

蔽膝曰韠爵弁服靺韐靺韐蒨色元端爵韠如爵頭色　補音結激質切　按原本三字脫　說文以吉得聲荀子成相篇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蘇秦語言語相結天下為一　按原本八字脫　揚雄解嘲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皇甫謐釋勸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古詩青青陵中草傾華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陸機陸抗誄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
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是詩大夫不樂夫君之淫恣而思其未有情慾之時
也而毛詩序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其無情慾
者也則徵差釋草云萇楚銚弋名羊桃郭云今羊桃
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葉白子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
也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丈引蔓于草上萇楚未

長則蔓不延蔓延有縱慾之象如君長則情慾蔓延不已首章曰樂子之無知二章曰樂子之無家三章曰樂子之無室室家夫婦之道樂子未有知時未有室家時未有情慾之時則知今淫恣詩人之所不樂也天好也沃沃盛也人心自善人心自神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雖長而知男女之道生於正情不動私意則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自無淫慾如天地絪緼如水鑑中之影象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飄補音匹妙切曹植感節賦遠飄與笑字照字叶嘌匹遙反亨普庚反鬵音尋揭毛詩作偈前漢王吉引詩作揭　匪風非平常之風也匪車非平常之車也疾風發發車疾如揭檜國之政急疾如此故詩人之心怛而驚而思周道之和平也東周無足云矣所思

者西周文武之道故顧瞻西周之道途而益感傷焉嘌疾車之音也弔哀傷也毛詩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溉滌也鬵甑也魚亦可甑蒸朱曰誰能亨魚我則願溉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程曰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為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按朱曰以下原本缺今補

入

慈湖詩傳卷十

宋 楊簡 撰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畧郭云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毛詩序曰昭公好奢而任小

人夫國之存亡治亂由所任之賢否今曹君任羣小小人以類而進如蜉蝣之多又君臣昏愚無所用其心惟奢潔其衣服浮游度日不知亂亡之將至如蜉蝣朝生暮死其甲汙不足比數亦如蜉蝣微蟲生於糞土而衣裳修潔亦如蜉蝣之有羽葢曰羣小之衣服特如蜉蝣羽耳楚楚猶濟濟也采采采色之備也掘閱者蜉蝣掘糞土而出覩陽明閱有覩覩之義喻羣小識見卑汙之甚也羣小方蜉蝣自喜而事君者

心憂焉憂國之亂亡也於我歸處者亦猶素冠之詩言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蓋詩人與同志者偕行途中遇衣裳楚楚者因動心憂懼輟行而歸曰歸於我室而處息乎歸於我室而說此話乎惟同志故相親也而毛詩序總曰刺奢也不盡事情又曰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皆贅說豈以國小而迫如蜉蝣之穴乎湯以七十里朝諸侯有天下何患乎小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

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是詩傷賢者失所羣小得志至於淫縱而棄薄其正室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及歸送之于境諸侯之禮降無上士小國殆下士為長所謂荷戈與祋之候人其徒耳考工

記廬人云戈柲長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說文云殳殳也玉藻云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葱珩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彼候人兮意指賢者而荷戈與殳迎送賔客於道路彼其之子意指小人乃服赤芾者三百人雖大國無是也其寵用小人蕩然無度一至於此鵜鶘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咮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魚喻賢者宜得禄而不得禄

按樓鑰云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邀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禄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説爲長　彼小人乃不稱其服小人不宜赤芾而赤芾賢者貧無以爲食彼小人乃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按鑰又曰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世俗常情窮飢則無暇於色厭飫則放逸而好色董曰薈集注作嬒蔚文也南山朝隮蝃蝀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隮喻淫縱淫

縱者按原本脫下淫縱二字今校補惟其意之所溺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荅蓋不樂靜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妻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季女不悅之則失所至於斯飢矣按綸又曰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為一媾字一嬒字又婉孌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隮實非蝃蝀也彼蝃蝀之詩首章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見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

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隮為蝃蝀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為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隮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不盡詩情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釋見鵲巢毛傳曰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董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一而不變如結之不解毛傳曰飛在梅也孔疏曰養之長大而飛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毋常不移也鄭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毛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云皮弁常服也馬之青黑者謂之騏此謂弁色如騏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綦弁鄭元云青黑曰綦王肅云赤

黒孔安國云鹿子皮顧命馬本作騏弁云青黒色鄭師馬融故祖其説爾雅釋畜云馬屬獨不言騏其雜色之馬總謂之騏故無定名歟其間駵白駁黄白騜驪白鴇蒼白騅丹白騢之類則又其專名歟其總稱雜色則曰騏歟毛傳曰騏騏文也雜則成文歟孔安國曰騏文鹿子皮盖本於先儒謂皮弁用白鹿皮又因毛傳有騏文之義世俗鹿子皮必有文故合而為是説然古者不用難得之物安知不用白羊之皮乎

況先王不殺胎則用鹿子皮非先王之心焉鄭青黑之說蓋以爵弁色如雀頭赤色則異色而相類者其有青黑緅故王肅又意之為赤黑亦禮飾元纁之類緅皆無經據今姑從毛傳騏之文義又合爾雅騏無定名之義尚書四人綦弁皆士其以士賤故所服皮弁不得用純白惟可用雜色之皮緅綦騏通用緅士冠禮元裳黄裳雜裳可也則士用雜色皮弁於義亦通先王制禮大抵上質而下文胡不萬年者詩人思

古之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壽考至今傷今小人用事不一不正而思古使古之淑人君子至于今尚存則小人不得而進矣毛詩序曰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補音萬年禰因切太元務首次五無益人也次六利當年也楚辭哀時命生天地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漢書序傳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兹永年按原本四句脱又西都賦年與麟叶又靈臺詩

年與神叶春秋公子年夫老氏穀梁皆作侒侒平聲

夏侯湛抵疑侒與傾爲韻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

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

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

之

釋草云稂童粱陸璣云禾黍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

之童粱魯語曰馬餼不過稂莠童幼叢生曰苞童粱

不實有下民飢虐之象苞稂寒泉浸之尤見無陽和之氣列彼下泉虐政似之今田家謂田冷者不善以陰氣太盛故也故我愾然寤嘆思念周道蕭香草賢者似之亦失所著可以筮通神明知吉凶知者似之亦失所士民皆失其所故憂而思明王賢伯雨者和順所成黍苗得陰雨則如膏毛傳曰郇伯郇侯也鄭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言上有明王又有郇伯以勞來之則士民如蒙膏雨之降異

乎下泉之洌矣泉出地下曰下泉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病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虎隗反慼音必發補音方吠切說文廢以發得聲

壹發五豝歔爾發功徐邈皆讀如廢劉伯莊史記音孔子世家發中權發音廢平原君傳而未發亦云十九人輕笑之未能即廢太元應首次七惡敗類也次八應其發也張衡東京賦奉車既引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蒨旆桓麟七說（按原本桓誤柏今改）騎不失蹤滿不虛發彈輕翼於高冥（按原本訛作真）窮疾足於方外栗烈力制切古厲山氏亦作烈揚雄校獵賦元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張衡西京賦雨雪飄飄

冰雪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摶鷙鎑炙轍反晙音俊火補音虎隗切說文火燬也物入則皆毀壞也方言煤火也呼塊切郭璞曰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汝墳王室如燬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以火為燬也按易林同人之漸曰魁行搖尾逐雲吹火泰之旅曰從風吹火牽騏驥尾需之大有曰乘舟渡濟載水逢火剝之坤曰從風放火荻芝俱死未濟之漸曰穿匏挹水篝鉄然火雀戶官反靳也羊反猗於宜反鵙圭覔反

莎素何反子補音讀與戸叶易林師之泰隨之睽皆子與女叶夬之萃子與主叶同人之家人子與與叶同人之恒子與所叶太元去首子與主叶韓非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墐音覲壽補音殖酉切顔師古糾繆正俗或曰年壽之字北人讀為受音南人讀授音何者為是荅曰兩音皆通南山有臺遐不眉壽此則言受嵇康詩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則音授也按張衡東京賦三壽與國叟叶荀

卿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王儉釋奠詩咨此含生躋彼仁壽淳移雅缺歷茲長久梁元帝元覽賦惟天縱於副后踰啟誦而為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瓜按原本脫此字簡按衛風木瓜補音攻乎切引證甚多饗補音虛良切漢房中歌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郊祀歌關流離抑不祥賓百僚山河饗顏師古皆讀如鄉是詩大旨已

見豳譯謂邠之始國當是時所紀時用夏正七月流火建申之月也火心星也堯典曰日永星火或曰星火大火之次也心星正居大火之次故心星亦名火毛傳曰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衣矣堯典火星昏中於南方以正仲夏則至六月而火星漸流至七月則西流之狀昭昭矣自堯至后稷之曽孫公劉居邠歷年未爲甚久天運未大變二千年而至秦之月令則季夏昏火星中則

知日歲行周天之度不盡積二千年而後一月矣流者星隨天輪轉而下也日益東行星益西流心經星實不動隨天西轉故曰西流夫既叙卯事用夏正矣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用周正何也以今驗昔則事狀可考也然亦不明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以明其實叙豳事也觱發者寒風勁發萬籟盡鳴如吹觱篥也野俗有語觱端吹觱篥謂烈風吹觱端之虛管作聲也觱篥羌

人所吹角邠亦西羌之地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按摟鑰曰毛氏曰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只如此說足矣觱栗一名悲栗一名笳管寵茲之樂也其聲悲栗羌人吹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世之樂始有譜其音以為衆籟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毛傳謂栗烈氣寒也其以是歟鄭箋云褐毛布也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耒與耜而為一將以用之也毛傳曰邠地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月

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藉毛傳曰四之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夏小正於正月已初服于公田則四之日即夏之二月咸舉趾而服其私田矣我婦我子同來致餉於南畝畝獨曰南者姑舉一而言也爾雅釋言曰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傳曰田大夫也小雅甫田云田畯至喜鄭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農者多以天星為候故三言七月流火況七月正是西成之時農事於此至重兩言九

月授衣衣食最其急者鄭箋云載則也陽溫也毛傳曰倉庚離黄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懿筐者筐之美者懿美也謂竹工之精細者蠶始生桑亦始生而柔孔疏云倉庚一名離黄即葛覃黄鳥是也毛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釋草云蘩皤蒿郭云白蒿也婦人女子易於感傷而况於春時其羣行采蘩時見其有相語傷悲之態君猶躬耕公子宜

親農事公子之歸時差早女子之歸次之故曰殆及公子同歸衆農則終日矣其政事有節敘不亂如此

毛傳曰亂爲萑葭爲葦豫儲萑葦可以爲曲也月令季春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養蠶器也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郭云蘆葦也鄭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傳曰斨方銎也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遠條揚起手所不及者則伐之乃采其葉猗語辭也書云斷斷猗大學作斷斷兮伐

檀河水清且漣漪亦語辭也猗彼女桑柔穉之桑也先取其大次取其小事情之常也毛傳曰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鄭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晩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不曰為君裳而曰為公子裳者按國語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此魯公父文伯之母所言周禮則然七月之詩乃序豳事

邠用夏禮又邠在戎狄之間爲禮益簡朴則君夫人親織其君之服故邠人之所供則爲公子服歟毛傳曰葽草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而論語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釋蟲云蜩蜋蜩螗蜩方言云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孔疏曰釋蟲又云蜺寒蜩郭云小而青赤與此鳴蜩

不同夏小正云五月蝒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穫穫禾也𥢶槁也隕墜也亦見鄭風𥢶兮鄭箋云于

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貍以共尊者其同者君臣

及民同習兵因出田也毛傳曰纘繼也豕一歲曰豵

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釋蟲云斯螽蚣蝑蘇

曰即螽斯也釋蟲云螒天雞郭云小蟲黑身赤頭一

名莎雞又曰樗鷄李巡曰一名酸雞陸璣曰莎雞如

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爾雅疏云斯螽一名

蜙蝑一名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不首言蟋蟀者人縱言有如此者意自相應人亦自蟯毛傳曰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戶孔疏云篳戶以荆竹織門通風故泥之也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士虞禮云祝啟牖鄉牖一名也朱曰塞向以當北風嗟嘆也其長

老嘆而語其婦子曰我婦我子今歲將窮而改矣入此室而處乎此家人常談詩陳叙及此以見親愛至情久勞將休之狀本草云欝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毛傳曰薁蘡薁也剝擊也眉壽毫壽也孔疏云晉宫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欝按原本欝五字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李曰葵可茹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十月穫稻晚稻也十月為春酒三月而酒始成也漢之中山

酒冬釀接夏而成則十月為春酒猶未為久也今俗為酒及月而已盖古者未知以縉囊壓酒至唐猶然故必待久而後清鄭箋云介助也眉生毫毛為壽考之相毛傳曰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瓠至八月堅成則斷截之可以為壺壺圓器也壺瓠音義同說文亦曰叔拾也鄭箋云乾荼之菜苴荼之蓄供以常食食我農夫者猶曰給我家人也今農夫猶自稱曰農家場圃同地毛傳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内也治於場而内之囷倉也稷粟也天官内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釋文云重作種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穜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氾勝之種植書于黍稷稻粱之外有禾云即是粟此說蓋起於董仲舒云禾是粟苗夫禾者穀粟之總稱穜稑亦總言諸禾先熟後熟下文總言諸禾及胡麻蕡

麻及豆麥何必於稻粱之外定指粟爲禾此既言黍稷則所謂禾者謂稻秔秫諸禾歟董仲舒所謂粟苗爲禾者以粟又爲黍稷稻粱之通稱故云農民固以粟爲禾然亦以稻爲禾稻種甚多陶隱居從氾說以禾爲穀之數亦陋矣或以稷爲穄穄粟同類農人相謂曰我稼既皆内于囷倉則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事矣同皆也范氏亦曰宮功公室之役也箋云爾女也毛傳曰宵夜也綯絞也箋云女當晝取茅歸夜

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急乘屋者覆盖之也所乘者在下故曰乘龍乘舟乘車今升屋而治之則屋在下矣故曰乘所以乘屋不敢緩者以播穀之事又將始矣民事之勤勞罕暇如此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按鑰又曰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取之豳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豳公愛民如此毛傳曰凌陰冰室也孔疏云豳地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案天官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三其凌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氷是其後用時也月令仲夏天子乃獻羔開氷先薦寢廟祭韭者以韭新出故薦之毛傳曰滌埽也兩樽曰朋幽在戎狄之間君民之分不嚴故可以朋酒羔羊躋公堂稱兕觥而為豳公之壽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詩旨已見邠釋爾雅釋鳥云鴟鴞鸋鴂郭曰鴟類爾雅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釋曰此別鴟類也大雅瞻卬云為梟為鴟陸璣云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陳風墓門云有鴞萃止此詩喻鳥之愛其子與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箋云室猶巢也朱曰蔫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

為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程曰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毛傳曰迨及也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曰石經作桑杜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毛傳曰拮据撠挶也按挶原本誤作拘下同今改正孔疏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也毛傳曰荼萑苕也孔疏曰亂為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朱曰捋取也荼苕華可藉巢者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租同毛傳曰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

難按大典脱此八字今校補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毛傳曰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譙譙憔悴也翛翛勞敝而毛不容比風吹之翛翛也大亂如風雨漂揺予室予維未如之何音曉曉而已矣夫周公欲成王於亂未作如何其綢繆牖戸也豈惟欲其勤於政事而已即政事雖勤君心易惑流言終不已亂終作也周公欲成王勤於學學而德性明賢否判流言何自而作亂何自起乎故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栗韓詩作蓼力菊反長茂也或曰衆也毛詩作栗

毛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此語得之而繼曰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詳攷詩情不合又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詳觀四章序情閔勞足盡不畧而每章別而言之則有所不盡首章雖見其不死於征役完而歸而非專言其完也四章皆言其思奚獨二章為然民忘其死乃詩外之義是詩其歌以勞歸士乎序情閔勞周公之至情豈章别解釋之所能盡衞宏作序詎能知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人之心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人惟不自知其心故不知聖人之心離心生意

始失其道此諸儒所以紛紛雜雜而正牆面孰知夫作歌勞歸士序情閔勞如此曲折乃道心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也苟微害夫人之道心周公必不可用也程氏曰東山所在之地也毛傳曰慆慆言久也濛雨貌士事也尚書康誥云見士於周注亦以士為事周頌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皆謂事古士事通用其以音同𨛦大司馬大閱銜枚而進王朝作是詩以序歸士之情凡言我謂歸士之已也以周公大聖

將衆士以東征民忘其勞矣不必有慆慆不歸之念也而王朝作詩以序其情自爲是辭也此其所以盡人之情也及自東來歸又道塗遇濛然之零雨零落也其勞苦誠可念其歸士必不作勞苦之念而上之人序其情閔其勞故言及此也每章首必及此其閔勞不已之情可見我東曰歸又再起意我自東而初聞曰歸也我心感動念家之情而西悲此人之至情非有所怨苦於上也自悲耳寄音於室家曰若制彼

衣裳今歸矣勿事行枚言勿為銜枚之具來也言今無用也行而進戰乃銜枚故曰行枚大司馬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于項中毛傳曰蠋桑蟲也烝有升義有衆義井中蟲曰蜎則此蜎蜎謂蠋之狀光潔如蜎也野有桑林有蠋烝焉歸塗所覩感時物而興懷也歸士宿車下軍政士不可離伍也曰獨宿者閔其未有室家之樂故云也敦敦然宿卧之狀毛傳曰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

燿燐也燐螢火也施于宇蔓延于屋上也淮南子云
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孔疏引此云
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下文曰不可畏也則謂熠
燿為鬼火之稱陳思王螢火論謂熠燿宵行為螢火
非鬼火亦未安田野多燐不足多怪郭璞注釋蟲云
伊威鼠婦之別名本草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蛜蝛
一名螻蝚一名鼠負言鼠背多負此蟲今作婦字似
乖理一名鼠姑爾雅蟠鼠負是也多在甕器底及土

坎中常著鼠背故名之也如䓬耳名羊負菜也爾雅釋蟲前云蟠鼠負後别行蛜蝛委黍似二蟲然爾雅差誤不一此其誤耳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蟢子壯夫不在家其家荒蕪形容其狀如前末言熠燿燐鬼火故曰不可畏也乃可懷思也思復見夜行之燐火與夫果蠃施宇伊威蠨蛸町畽鹿迹而未得也毛傳曰垤蟻塚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塚按以上二十字原本脱今

校補 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刪其夫將歸感傷而嘆也鄉人樓尚書云山東蟻塚有極高大如塚墓然行人以雨為苦婦嘆念其勞也按樓鑰云毛公齊人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輝蒼梧雜志言之叙明云新繹經傳鸛鳴于垤謂垤為邱垤非蟻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冢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蟻垤而鳴蟻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嘆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總于上孟子所謂邱垤以是知邱是自然高處垤乃蟻塚上土共盤馬于蟻封亦謂此也按此則蟻塚之說乃樓引胡氏語非樓氏說也

洒灑埽拚也穹窮

室塞其鼠穴所以然者謂我征役今歸且至矣我者
歸士自謂也歎婦之夫也瓜之苦者可以為器其狀
敦然其圓烝延瘳薪之上蓼蕭蓼莪皆言其盛蓼瘳
同士歸而顧其家苦瓜延于薪曰自我不見此瓜三
年矣推盡歸士情狀至於此可謂閔勞之至有蠋在
桑有苦瓜在薪時未寒肅晴暄之日倉庚猶飛其羽
熠燿光明女之嫁曰歸易曰歸妹爾雅之釋馬騮駵
白駁黄白騜孫炎曰騮赤色也毛傳曰縭婦人之褘

也毋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云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緌繫也孔甚也其新昏者甚嘉矣其舊昏如之何序情閔勞喜其歸而遂室家之好其新其舊皆悅也嗚呼孰知夫夫婦正情天地大義哀樂相生孔子以為明目視之不見傾耳聽之不聞也是詩當次鴟鴞之前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詩序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失詩旨矣孔將孔嘉孔休是詩之旨也四國可哀不可惡作是詩者知道矣知周公之心矣毛傳曰隋銎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斨方銎斧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喻三監淮夷破折我之多也毛以斧斨為喻禮義固守鑿鄭

指喻毁周公傷成王二者亦不盡事情叛亂之禍民人罹毒致管蔡誅伐其毁破豈小小哉總言破折之多可也毛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亦以管蔡商爲三監案周禮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王啟監厥亂爲民書序曰成王東征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然則所謂淮夷者奄也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据

然毛詩作四國是皇義亦嘉皇者尊大之稱周公東征而四國咸尊大周公惟周公之心無私焉不得已而征之其惻怛愛敬之心四國之民之所共知也惟其君昏頑耳孔甚將大也作詩者其知道乎人知周公東征定亂而已安知其為大也知其為甚大者知其為道也周公行之其道益明東征之士與夫四國之人皆可哀也而周公之征為甚大也毛傳曰鑿屬曰錡木屬曰銶孔疏云皆不審其狀𠯡吟也四國之

民歌周公之德也遒斂也四國之叛者斂肅也東征之士與四國之民誠可哀而周公之征爲甚嘉甚休也哀我人斯深得周公之心周公之心無私喜無私怒豈惟與東征之士同心與四國之民同心與天下之民同心與天地同心故曰孔將也孔嘉也孔休也遒也韓詩云錡木屬銶鑿屬也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毛詩序曰伐柯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刺大悖
是詩周人欲成王盡誠於周公則公可安矣金縢之
書謂成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則成王於周公無間矣而周人猶有
伐柯九罭狼跋之詩何也成王雖深感周公之德其
疑釋然及公歸燕饗之禮雖設獻酬交錯籩豆之荐
行踐以致禮而其中心猶有毫髪未盡之疑終以前
者流言之故今雖尊禮而政柄不歸故九罭云公歸

無所又云公歸不復言不復其故所也周公歸不授以政猶伐柯而不以斧取妻而不以媒何以伐柯何以得妻何以得周公之心詩人於是再發其義曰執斧柯以伐木為柯二柯相去甚不遠成王執書以泣之心與周公之心相去本無間以其後隱然之疑復有以間之故未合覯見也我惟見周公籩豆有踐而已意謂成王不委之以政也詩人致意含隱不露如此而序曰刺焉可謂誣屈可謂悖厲籩豆有踐亦見小

雅伐木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是詩大吉已見伐柯毛傳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周之禮公服自衮冕而下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釋魚云鮅鱒魴魾郭璞云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

魚為鯿陸璣疏云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然則鱒魴非大魚孔疏亦云則毛傳謂大魚非也此詩謂九罭之網惟可以得鱒魴爾不可以得大魚喻成王德量之不大惟可以用中材不可以得周公之大聖之子謂周公也覯見也我惟見周公袞衣繡裳而已而王不委之以政鴻飛宜登天今也遵渚而已遵陸而已公歸宜復冢宰之位今也不復無其所以居之詩人於是託辭曰於女信處信宿乎言朝廷無位居公

也再宿爲信夫是以惟有衮衣而已詩人不勝其悲曰公歸而無位以處之不如無以公歸之愈也公歸而不復故位徒使我心悲耳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是詩本情已見伐柯毛傳曰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鄭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

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非召公畢公諸賢所能了是欲退不可如狼疐其尾按樓鑰云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疐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氏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寂為得之孫巽順也碩大也膚

敏也亦爲几几愛敬之辭也其盛德之音終於無瑕也使雖巽順雖碩大而無膚敏之才則臨機應變不無差失功業終不盛大久矣政卒歸于周公公何心哉公之心天之心也廣大容覆而又應變徐施如四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時措咸宜保民人社稷數百年之安嗚呼豈涓潔小節之士所能測識哉孔疏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說文云胡牛頷垂也毛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流言在鴟鴞之前是詩在公歸之後序差　補音不瑕洪孤切史記龜筴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太元衆首軍或纍車文人摧孥内蹈之瑕禮記引詩瑕不謂矣鄭云瑕之為言胡也秦晉以前凡從叚者在平則讀如胡魏晉之間讀如何齊梁之後讀為胡加切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粗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兮會食幽

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曹植洛神賦升朝霞與出渌波叶左思蜀都賦霞與莪莪叶此以霞為何也又魏都賦遐與羅叶陸機應嘉賦遐與波叶此以遐為何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瑕與袝叶又以遐為古白居易效陶詩暇與坐叶